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二十、小俠客風雪走徵騎

華家嶺這場水災，鐵笛子等諸俠做得雖極隱秘，無奈由救災起，帶開渠，差不多經過小半年光陰，場面大大，日子又久，諸位英俠又有一身驚人本領，官方雖未驚動，民間傳說卻是越來越遠。那兩條河渠在眾土人努力加工之下，到了十一月底竟將基礎打好，一切停當。本來當年便可全部完工，不料天降大雪，這年氣候特冷，還有好些未完的小節，好在無關緊要，留交老漢父子和十幾個由眾人當中選出來的頭目主持，等到明春雪化，將那一些細節修繕停當，迎著桃汛開閘，引水入渠，大功立可告成。老漢父子住此多年，地理極熟，深知山洪水性，有的地方比鐵笛子還要高明，盡可擔當，便托他父子代辦，以便起身。

這日老漢因鐵笛子挽留不住，特意辦了一些酒菜，為他師徒餞行。這時，旺子日夜用功，常得高明傳授指點，功力大增，進境極速，每日均想師父那日所說，這匹小花雲豹業已騎得極熟，進退轉側，縱高跳遠，無一樣不如人意，以為師父必要派他單騎上路去辦事，哪知老無音信，以後從未提過。

眼看隆冬大雪，河工已完，就要起身，師父一字不提，方想：此事奇怪，我本不願離開師父，聽說他老人家言無虛發，前數日還在考驗我騎馬的事，今已要走，如何不聽提起？照賴師叔的指教，說師父表面隨和，心中卻有分別，以後最好樣樣聽他的話，不要見他好說話，隨便多問，一直守定此言，沒有問過，也許到了路上再行分手。

恩師生平都是步行，向不騎馬，我是他的徒弟，斷無我身騎馬，讓他步行之理。到了席上，眼看吃完就要上路，越想越不對。

正想設詞探詢，猛一抬頭，瞥見師父正對他笑，心中一動，欲言又止。

快要吃完，鐵笛子忽然笑問：「你的包裹兵器，連我昨日交你的二百多兩銀子，都包好了麼？」

旺子忙答：「鈎連槍和暗器業已帶在身上，銀子一半放在衣包之內，早準備停當了。」

鐵笛子點了點頭，又隔一會，旺子吃飽，在旁陪坐，知道師父酒量素好，今早便說主人盛意殷殷，此去都是荒涼之區，難得有此美酒，必須儘量吃他一醉。這頓酒少說還有個把時辰，冬天日短，時近未初，不是人馬都快，這樣大雪寒天，恐未必能走出多遠呢。

旺子心正尋思，鐵笛子忽又笑呼：「徒兒，這裡有兩封信，你拿了它先走吧。我還有點事情往別處去，你只照著第二封後面所開途向縱馬馳去，不消三日便可趕到。見了那人，交信之後，再繞道入川，去往青城山金鞭崖後茅棚之中等我便了。我的形蹤無定，開春三月如未見來，再由水路順流而下，到岳州洞庭湖邊水南洲上你沈師叔家中訪問。

「我們原有約會，訂在四月中旬相見，到時再不見我，也必知道下落。你初次出門，走此遠路，一半想使你歷練，長點見識，一半想多認得兩位老前輩，得他們一點指教，以免我這幾個月大忙，無暇傳授，跟在一起，有時專與敵人糾纏，連功都不能用。

「但恐年幼無知，萬一與強敵狹路相逢，吃人的虧，又與你諸位師叔商計，將樊師叔的小花雲豹也借了來。此馬靈慧絕倫，勇猛非常，比帶一個有本領的同黨還要得用。它最深通人意，一呼即至。此馬活韁你已曾用，如見情勢可疑，或是對敵之際，你將活扣一拉，當時解開，便可照你意思行事，並能助你殺賊，真個再好沒有。

「此是樊師叔最珍愛的寶馬良駒，它雖靈警，你也必須隨時小心照護，免受敵人暗算。此馬和老花雲豹生得一樣，最是觸目，威名遠振，不知底的小賊不是你的對手，有本領的惡賊巨盜都知此馬來歷，就是懷有仇恨，知道你諸位師叔均精劍術，本領高強，又不似我始終隱姓埋名，永遠獨往獨來，樣樣隱秘，像前兩月張莊那場惡鬥，無意之中同門多半趕到，尚是初次。

「人都當我孤身一人，不知我師門淵源，以為好欺，可以以多為勝，對於馬主人卻是心有顧忌，惟恐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將許多強敵引將出來，除非雖有原因，決不敢輕易欺侮傷害，騎它上路好處甚多。我特意借馬與你乘騎也由於此。休看雪大天冷，此馬異種龍駒，最耐奇寒酷熱，多麼險滑的路照樣飛馳，快慢由你的便，放心好了。」

旺子驟出意外，又驚又喜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這些日內又看出師父脾氣，專重力行，不喜多言，事越重大，越無什麼話說。仗著以前多半年的用工，塾師又是一個明白事故的飽學之士，識字頗多，均能講解，見師父把話說完，信放桌上，尚未交過，正在停杯沉吟，偷眼一看，信封後面寫著「旺子面交二姊親啟」。

並注有幾行小字，好似寫的地名和所經各處如何走法。心正尋思，老漢最愛旺子，見他面有驚奇之容，知其近來對師越發恭敬，不敢隨意開口，暗忖：旺子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近年由秦隴入川路上道路雖頗安靜，仍有好些隱跡的歹人。這樣大雪寒天，騎此一匹最易驚人耳目的名馬，上次張莊一場惡鬥，本可將來賊一網打盡，諸俠偏是寬容太過，只把十幾個首惡除去，餘都放走。

最可慮是那有名惡賊李文玉事前漏網，見機先逃。此賊最兇險，同黨又多，將來必是一個大害。旺子又是此賊最恨的人，小小年紀初次出門，如何當此重任，心中頗代疑慮。繼一想，鐵笛子料事如神，向無失策，也許雖有深意，借此試探旺子，使其增加閱歷也未可知。

心念一動，忍不住問道：「旺子年幼，初走遠路，此行何事，能多指教他一點機宜麼？」

鐵笛子笑答：「事情一半開在信封後面，他此去頭一站住在青鬆壩那裡，還有一人自會對他詳說。他雖年幼，無什經歷，人還機警，所學本領也還勉強去得，我當初便是這樣歷練出來，比他只有更難。為想旺子將來傳我衣鉢，早有預計，途中雖然不免艱險，受點勞苦，但是有此良馬可以代步，無異多上一個幫手，並且沿途窮苦人家多半和我相識，交情頗深，這一路到處都有照應，比我當初單人出道，做那三年花子，憑著赤手空拳修積善功強得多了。」

說罷將信交過，又從身邊取出一個玉梅花，命旺子藏在身邊。此去無論何地，只要對方是個平民，或是近年才得初發的小康之家，均可上前投宿，向他請教。開口先說一個「齊」字，如無回音，便相機行事，看人好壞以定去留。否則對方必要問你哪裡來的，你再將拇指和二指、中指合攏，打一蘭花形的手勢，立時將你請進，不妨稍說來歷，再如盤問，便以玉梅花作證，自會得他照應。

他們俱知我的心意，大酒大肉雖吃不到，飲食起居定必照應，就有仇敵上前相助，一個人應付不了，將馬放走，便可隨地隱避，得到他們照應。只不要貪玩貪舒服，去往大戶人家投宿，尤其深山曠野之中，孤零零的人家廟子不可隨意走進，照此馬的腳程，就遇賊黨也不能把你怎樣，放心好了。

另外一封明日趕到青鬆壩尋到那人再行開看，可對他說，你是我新收弟子，為了去年除夕所說之事而來，自會對你明言。此人是我老友，當地的人都認得他，稍微一問便可尋到。」

旺子一一應諾，覺著事並不難，沿途又有照應，心中略放。只是所帶銀子太多，又知師父身邊向來不帶多錢，恐其途中缺用，方說：「弟子自會省吃儉用，不消這許多銀子。」

鐵笛子已接口答道：「這個不然，你不比我，我雖日行千里，當時身無分文，但是相識人多，到處有人給我吃的，我又不需什麼車馬之費，身邊不帶行李，每日兩飽一倒，隨地皆可。休說用錢之時極少，真要用到，便非少數，我自方法取得，或問人借，難我不了。

「你在二十歲以前又須遵守我的規條，多高本領，不許打著偷富濟貧的招牌偷盜他人財物，便做善功義舉，也要以力得來。初次走此長路，到了地方，把事辦完，還要繞往四川，由水路直下洞庭，前後將近半年光陰，好幾千里途程，身邊帶錢太少，如何夠用。

「何況此是你各位師叔所給，並不是我拿出，就有多餘，留作救人之用也方便些。前途如其有人送你銀子，只要對方是你師執

至交，或是你幫過他們的大忙，受之無愧，均可隨意收入，都當作濟貧之用便了。」

旺子二次應諾，將信接過。老漢父子也想旺子此行到處都有照應，和那朵白玉梅花的來歷，才知鐵笛子便是昔年由秦嶺隱居武當臥眉峰的劍俠，鐵笛仙崔老人門下惟一高足、外號小笛仙的大俠齊全，相識多年，也只因他近二十多年所更換的幾個外號，真實姓名來歷尚不知道，今日居然當面說出，不是格外看重，怎會如此？

信上的事不肯明言，一定關係重大，前途必有佈置，也就不再多說。旺子初次離開師父，心甚依戀，還想再停一會，多問幾句，但不敢強，等把小花雲豹喊來，仔細查看所帶衣物，並將那兩封信和白玉梅花貼胸藏好，謝了老漢全家，又往塾師家中拜辭。正要上馬，見鐵笛子和老漢低聲談話，望著自己含笑點頭，忍不住問道：「恩師何時起身，現往何處，真要等到明春才得相見麼？」

鐵笛子笑道：「你這娃兒天性甚厚，此去不必懸念，我一向獨往獨來，沒有一定所在，對你查考已非一日，無須再加試驗。這次實是事情太忙，無暇兼顧，休看好友甚多，你去辦的這件事卻不願人知道。難得你小小年紀，有此膽勇機警，忠義誠謹，又知上進，命你代往再好沒有。

「你我實是背道而馳，短時期內不會和你相見。我想照我走法十九無事，由此到青林壩道路安靖，所行多是官道，偶然經過荒野山村偏僻之區，遇上幾個尋常刀客，看上你這匹馬，他也無法搶去。尋到那人，拿信一看，他自會指點你去間中的途向。由此往前，每到一處，起身以前主人必要指教，此時不必多用心思。天已不早，雖然馬快，大雪剛停，這一段路不好走，留神錯過宿頭。這等寒天，無法野宿，豈不受苦，快些上馬去吧。」

旺子先還以為師父有心試驗，也許暗中還要跟來，聞言才知要他自己單人匹馬在外歷練，所辦的事十分重要，一面覺著師父看他得起，拜師不久這樣信任，一面覺著年幼無知，此去數千里，人地生疏，萬一事辦不好，師長責罰還在其次，有何面目回覆師命？當時憂喜交集，心情頗亂。

師父已說了兩次，再如多問便顯膽怯，心想：什麼事都是人做出來，以前我一窮苦孤兒，終年受人侵害，身無分文，尚能掙扎出頭，何況今日？各位師長已傳授了好些本領，防身兵器之外，還有這多銀子做川資，坐下又有馬騎，真乃夢想不到之事。當此立功長見識的良機，如何顧慮起來？念頭一轉，心膽立壯，重向鐵笛子和老漢父子翁媳全家拜別上路。

那小花雲豹自從旺子照師父所說訓練了兩月，業已熟練非常，樣樣均如人意。馬既靈慧，旺子又最愛它，兩下十分親熱，輕易不上轡頭，這時因走長路，恐人注目，才將女俠樊茵特製的韁轡與它上好，先在旁邊吃草，喊來之後，因和鐵笛子相識，知是主人好友，又知要行長路，立在一旁不住昂首驕嘶，露出歡喜之意。

鐵笛子見它顧盼神駿，笑說：「你好好送旺子上路，再有數月便可回轉洞庭與你主人相見了。」

那馬竟似明白人意，低嘶了兩聲，便伸頭入棚，朝鐵笛子肩上挨蹭不已。鐵笛子又囑咐了兩句，便令旺子上馬。旺子當著師父還恐失禮，將馬牽到蘆棚轉角，回顧鐵、王諸人均在望他，面有笑容，想起前途遙遠，至少還有四五個月才得相見，心中一酸，縱上馬去，拉緊轡頭，不時回望，直到走出山口，連蘆棚也看不見，才把轡頭微微一拎，那馬立時放開四蹄，朝前馳去。

就這縱馬飛馳轉眼之間，微聞山口外路旁坡上，有一川音少女低聲笑說：「千里馬要有千里人才配得上，這娃兒土頭土腦，配得上麼？」

旺子聽出對方輕視，心中不快，偏頭回顧，不料馬行如飛，就這晃眼之間業已馳出老遠，等到想起回顧，相隔已在十餘丈外。發話之處，乃是一片山坡，雪深過尺，林下似有兩條人影一閃，忘了將馬勒住，也未看清。二次想起，那山坡地勢傾斜，自來無人行走，何況上面積雪厚達尺許，說話的好似一個小娃娃，聽聲音不過十三四歲，怎能在上行走，並有譏笑之意，越想越奇怪。

再往回看，相隔更遠，人已無蹤，前面不遠便是張莊，一個小娃娃，也不便和她計較，只把那兩人的身材和所著紅衣記在心裡，仍往前面馳去。開頭一段離村莊近，河渠工事還有好些細節未完，工雖暫停，零星用具和明春補做的事尚須整理，遠近各村的人均要來往。

自從分地減租、興修水利上之後，人心振奮，遇到公益的事搶先下手，一點不用招呼。那雪雖下得大，隨下隨掃，當中開有一條道路，並不難走。

可是一過新集，便無人管，任其堆積，路甚難行。雪雖停止，一路朔風怒號，冷氣侵肌，除新集附近雪中還有車馬行人往來之跡，再往前去景更荒涼，白茫茫一片山野，路斷行人，所經村落家家關門閉戶，連雜犬也見不到一個。知道當年雪大，天氣特冷，人都畏寒，不肯出來走動，恐馬滑倒受傷，無意之中失足踏空，落向溪溝之內，不敢走快，便將馬強行勒住，不令飛馳。

不料那馬身輕力大，強健非常，隨同主人往來南北各地，多麼艱險的路全都是走過。旺子見雪厚過尺，時刻都在憂疑，它卻一點不在心上，加以休息了兩個多月，恨不能在大雪長路之中任性飛馳，施展它的本能，偏被旺子強行勒住，急得連聲驕嘶。

旺子近來雖然悟出馬的靈性，畢竟人馬言語不通，先則它不住昂首驕嘶，噴氣如雲，不肯聽人羈勒，還不知它心意。又見天色漸漸黑了下來，只當那馬走了長路，力乏饑渴，想早投店飲食安息，無奈上來走得太快，飯又吃得太晚，腹中不饑，所穿衣帽均係王妻唐文燕照鐵笛子所說精工特製，粗布厚棉，外加風帽，週身均被包沒，溫暖輕便，年輕氣壯，並不覺冷。

路上忘了打尖，見狀想起馬行太久，一口氣走了一百多里雪地，不曾停歇，回頭一看，來路村落相隔已遠，前面一片白茫茫，看不出人家所在，心中著急，微一疏神，把手一鬆，那馬便和箭一般朝前竄去，再勒馬韁已勒不住，又恐將馬勒痛，不敢十分用力。

正在愁慮，打不起主意，忽想起前年為了附近鎮上收山貨的客人欺他年幼，打來野獸珍藥賣不出好價錢，心想走遠一點，果然賣錢較多，加上往返用度，仍差不多，還要多耽誤一天功夫，以後便未再去。記得前途有一大鎮，名叫張王廟，比新集還大，一面靠山，一面是河，乃水陸要道，鎮上店舖甚多，熱鬧非常，計算途程大約不過八九里路，這一帶好似師父所說的官道，田壟都在兩面，路頗寬平，只要馬不失腳，踏向破橋雪窩之中，便可無事。

心中尋思，無意之中回顧馬後，蹄印極淺，差一點看不出來，猛又想起恩師曾說，那匹老花雲豹能夠水上飛馳，踏波而渡，今日天氣奇冷，北風又大，雖是剛下過的浮雪，被風一吹想已凍結，此馬如此身輕，便是下有空穴也不至於陷落。各位師長前兩月未走時曾經說起此馬的靈慧，遇到難行險地，或是大敵當前，索性將活扣抽開，解去它的轡頭，任其自己行動，反比受人拘束要好得多，也更聽話。

進退旋轉之間，只把那一叢救命鬃稍微一拉，或是伸手微拍，便如人意。韁繩乃是防人注目的裝飾，並非必需等語。此馬上來走得好好，此時忽有怒意，必有原因。前半月騎它山中演習，連馬鞍都不用，從未有什失閃，何不試它一試？忙將活扣抽開，稍微一抖，馬頭籠套全數解落，未等紮好，馬已一聲驕嘶，翻蹄亮掌，加急往前馳去，比開頭一段還快得多。馬蹄踏雪，聲更輕微，只聽一串沙沙淨淨的繁音急響，晃眼便是一兩里。

道路兩旁均是結有凌冰的樹木，遠望銀花璀璨，瓊瑤對立，彷彿兩行銀蛇蜿蜒飛馳，迎面竄來，轉眼之間化為兩條閃閃生光的白影，電一般往馬後倒退下去。一陣接一陣的北風朝馬前壓倒，雖然戴有風帽面罩，馬行太急，那酷寒之氣得險即入，照樣透體生寒，冷冰冰的，方覺手凍足僵。

暮色越深，天氣越冷，時已不早，如非雪光反映，天早黑了下來。心想，前去大鎮人家甚多，只一尋到，便可投店安歇，不知地方記錯沒有。念頭還未轉完，忽聽馬又驕嘶，順大路往左一側，轉身馳去。目光到處，先瞥見二三十點燈光，跟著發現好些炊煙，相隔只有一里來路便可到達。

這才想起，張王廟大鎮離開官道還有兩里來路，轉角之處是一土崖，沿途肢陀起伏，時高時低，故此先未看出，心中一寬。因

馬太快，天又大冷，共總沒有多少時候，先抖下的韁索籠套夾在脅下，尚未繫好，眼看前途燈光點點，越來越多，人語喧嘩之聲隱隱傳來，正想將馬止住，把韁索套上，馬頭一偏，業已走到。

前面兩三丈便是鎮上，大小店舖門前均有燈籠火把點起，還有許多賣食物的攤子正在高聲吆喝，熱鬧非常。對面已有數人走來，知道再上韁轡已來不及，只得將馬鬃一拉，朝馬頸拍了兩下，馬便收勢，緩步走去，彷彿輕車熟路，不等招呼便往右側一家客店走去，到門停住，嘶了兩聲。

旺子剛一下馬，店伙便趕迎出來，一見旺子是個年約十五六的村童，似覺奇怪，正朝人馬注視，還未開口，櫃房中又有一人趕出，像是店東，見面低喝：「快將客人引往後面西偏院中居住。院中原有馬棚，人馬可在一起，不必再分開了。」

說時，街上的人見一幼童騎此快馬，又沒有韁，均覺奇怪，內有幾個好事的正趕過來。

店東先不和旺子招呼，搶先迎上，低聲說了幾句，來人便自退回，店東這才轉身，搶到旺子前面，賠笑說道：「這樣大雪寒天，尊客由長路跑來，人馬想都有點疲倦，請到裡面暖和一會，吃杯熱茶，上好馬料，再用酒飯吧。」

旺子見那店東生得短小精悍，與尋常商人不同，人卻和氣，並不因為自己行李單薄，年幼村童，稍存輕視，想起師父和老漢父子均說，此去遇到大城大鎮繁盛之區，可向店家投宿，無須十分儉省，所投的店也以大的為佳等語。又恐那馬饑渴疲倦，並還似乎來過一樣，不等招呼便往裡走，業已到了院中，自然不便退出。

但恐費用太多，忙說：「我有一點急事，明日必須趕路，只有一榻容身已足，不過此馬乃是尊長所借，不能委屈了它，馬料卻要豐富一點。你貴姓呀？」

店東笑答：「在下樑五，此馬以前來過，尊客只管放心。小店無多費用，這裡風大，請到裡面再談如何？」

旺子畢竟面嫩，便跟了進去，見店伙引路在前，因無韁轡，無法牽它，馬也緊隨身後，途中兩次回顧，見自己跟來，便昂頭往後園走去，果似來熟神氣。心疑店家與沈、樊二俠相識，否則不會這樣慇懃，越發心定。西偏院是一所極幽靜的上房，內裡陳設比別處更加整齊。

為了隆冬大雪，當地又是往來要道，商貨集散之區，那雪連下了四五日才住，比來路一帶積雪更深，除鎮上街道有人打掃外，離鎮裡許車馬均難行動，許多商客俱都住在各店房中，還有好些常年包有店房的老客要等過年才走，因此別處山村俱都荒涼冷落，極少見人往來，當地卻比平日還要熱鬧，鎮上十幾家大客店俱都被人住滿。

旺子暗中留意，見那客店甚大，前後共有十來座院落，由進門起直達後院，到處都有車棚馬廄，共有一百多間客房，能容好幾十套車馬，到處住滿客人，惟獨後進一左一右空著兩個小院，一個客人俱無，又是這等講究，却是店家特為招待貴客所留的獨院上房，心中不安，無奈對方是個老江湖，說得又甜又巧，使人不好意思拒絕。

心想，聽老漢父子說，許多客店專一敲詐初次出門的生客，往往一宿之費可抵窮人數月之糧，遇到黑店更不必說，故此途中必須留意，不可上他圈套等語。照此神氣，明以上客相待，我穿著十分平常，又未露白，為何被他看中？本想試探著把萬山所教江湖上的過節說上兩句，一則初次經歷，對方那樣慇懃誠懇，實在不好意思叫破；又恐馬受委屈。

見那馬廄十分整齊避風，馬料更是上品，還有半桶黃酒，正是那馬喜飲之物，暗忖：事已至此，上當只得一回，好在身邊帶有乾糧，我只推說途中吃飽，不吃他的東西，睡在坑上再啃冷饅，一樣可以吃飽。共只用他一頓馬料，也鬧不出什花樣，不如放大方些，且由他去，好歹將馬喂飽，就在旁邊空地裡溜上一陣，回來安息，省得再投別的店，沒有這裡方便。

旺子主意打定，假裝照看那馬，想要走出，猛想起銀包雖然紮在腰間，兵刃暗器也在身旁，包中尚有兩大錠銀子不曾取出，老漢叫我不要露白，如何丟在那裡？其勢不便帶出帶進，心方遲疑，忽見方才引路的店伙有一個中途離去的，同了兩人，一個端著熱水盆，兩個用提盒裝了幾樣上等酒菜，還有酒和蒸饅米飯，都是熱騰騰的，放在炕桌上。

本是熱炕，店東又命人生了一個火盆，越覺室中溫暖異常，棉衣已穿不住，惟恐明日費用太多，忙說：「我路上業已吃飽，並未要什酒食，請端回去吧。」

店東先把手一揮；伙計全都退出，隨向旺子把手一恭，賠笑說道：「小英雄無須客氣，千萬賞我一點薄面，恕我梁五高攀，陪你用上幾杯，我也還未吃飯呢。這個不算請客，本是在下自用現成飲食，人說借花獻佛，這個連借花獻佛也說不上。我曾受過馬主人的大恩，雖不知小英雄是他什人，既騎此馬，必非外人，這現成杯酒之敬，容我稍盡地主之誼，總可以罷？」

旺子一聽，對方果與沈、樊諸俠相識，心中一喜，覺著所料不差，不由生出親切之感，疑念漸消。因守師長之誡，並未說出姓名來歷，梁五也似知道來客心性，也未深說，只問沈、樊二俠什麼稱呼，旺子答說：「那是小弟師叔，梁兄不必太謙，你我弟兄相稱如何？」

梁五聞言大喜，當時改口，略問姓名之後，更不再探詢來歷。旺子先頗留意，後見對方眉宇英悍，人雖精明，但是對人誠懇謙和，改口之後越發親熱，初次出門，交到這樣的人，也覺投機難得。對方樣樣知趣，不似有什虛假，飲食又極豐美，不由越來越覺他好，只是萍水相逢，受此厚待，聽那口氣好似全部奉送，不要分文。

想起師父平日之言，老大不安，但想對方既與沈、樊二位師叔相識，馬又認得客店，就是外人，多少有點淵源，此人又說受過二位師叔好處，想必是真，反正推卻不掉，不如且由他去，等到明日上路之時再和他說。哪怕這頓酒飯算他所請，店錢馬料仍要照付才是道理。為免爭執，也就不提。

梁五暗中留意，見他年紀雖輕，言動之間甚是靈警，外表偏又那麼天真，暗中驚奇。二人邊說邊吃，都是一些閒話。旺子先還恐他久坐不去，或是有事相煩，托帶什話，不好意思拒絕，方想假裝疲倦，哪知對方人甚想得周到，飯剛吃完，泡上一壺好茶，便推店中有事，道了安置，舉手辭去。

旺子見外房還有店伙伺候，推說明早還要趕路，令其自便，跟著關了房門，熄燈上炕，越想越覺事情奇怪，方才因恐對方乘機轉問，也未探詢他的來歷，到底受過二位師叔什麼好處，此人動作又是那麼靈警輕快，口氣十分恭敬，多半也是江湖出身無疑。想了一陣，覺著有些神倦，兩眼一闔，朦朧睡去。

旺子睡得正香，忽聽有人在撞窗戶，驚醒坐起。當夜雪月交輝，月光正照窗上，毛茸茸的好似一個馬頭，正是那匹小花雲豹，不知何時走來，朝窗上用頭連撞，心中一驚。初出遠門，樣伴小心，因房太熱，只將外穿棉衣褲脫掉，內裡衣服，連兵刃暗器均未取下。

一見馬撞窗戶，料已發生變故，忙即推窗一看，外面月光如水，照得天宇空明，房上積雪都成銀色，到處靜悄悄的，並無絲毫聲息。心方略放，吃窗外寒風一吹，身上熱氣全消，手已冰涼。

暗忖：今夜真冷，正要縮回，馬見旺子縮退，忽然張口來咬衣袖，由不得心又一動，低聲悄說：「這樣大雪寒天，你在房中養神，明早上路多好，深更半夜出來撞我窗戶，莫非這裡還有敵人麼？」

這一人一馬平日常用手勢連比帶問，好些事均能領會，旺子初意馬廄太冷，再不便是天已天亮，想要趕路，隨口一問，馬竟將頭連點，心更驚奇，忙說：「你不要動，我穿好衣服就來。好在天已不早，我已睡足，好便罷，不好便走他娘。」

說罷回身，關好窗門，馬也不再頂撞。旺子立時下炕，匆匆穿上衣履，結束停當，因不願白擾人家，取出一小錠銀子，想放在桌上，悄悄騎馬就此上路。繼一想，後院離店門共有六七層院落通道，店中人多，勢非驚動不可，外面無什動靜，主人不像有什惡意，又是此馬自己尋來，如真和二位師叔相識，不問交情深淺，這等走法於理不合，還要被人笑罵，說我膽小多疑，實在不妥。

正在遲疑，又聽馬撞窗戶之聲，但不甚重，似催起身，連忙走出，想要詢問，那馬銜了衣服便往外拖，蹄聲極輕，彷彿怕人聽去。經此一來，更斷定店中有事發生。

旺子正要朝外走去，猛覺背上一緊，回頭一看，馬又在咬背後包裹，看意思似乎要他解下再走，也拿不準是否。連試兩次都是一樣，試將包裹解下，那馬立時張口銜住，頭朝旺子往前頂了一頂，便銜了包裹輕悄悄回身，往馬房中走去。旺子試一回轉，馬又回身撞來。

前後一想，忽然醒悟，心想：此馬今夜舉動奇怪，照這神氣，分明店家不是仇敵，另外有事，要我前往探看。惟恐身帶包裹行動不便，故此要我解下再往前走。回顧那馬果在昂首作勢，不曾追來，越知所料不差，便將身邊兵刃暗器摸了一摸，準備停當，開門走出。

同時發現門旁小屋中昏燈搖搖，臨窗炕上有一店伙睡得甚香，也未驚動，輕悄悄掩將出去。走過當中正院，到一大樹之下，隱身側耳一聽，因天太冷，各房商客連同守夜店伙均已睡熟，只有打呼之聲隱隱傳來，別無動靜。暗忖：我乃投宿客人，深深半夜到處窺探，非但於理不合，被守夜的更夫看破，還要被人誤會，豈不冤枉？

再說店中院落又多，急切間也查看不完，被人撞見無以自明，好些不妥。恩師和王老漢又有不是真遇不平，不可多管閒事之言。天氣這冷，何苦亂撞？又不像有事光景，那馬偏又如此堅決，非要我來不可，是何原故？

方覺無從下手，又無異狀，打算回去，和馬再打手勢，如其真個有事，索性喊起店家，問明形勢，有無可疑客人，或是有什不平之事發生，再來也是一樣。只店家梁五真與二位師叔相識，事便好辦得多。

想到這裡，剛要回走，忽聽來路房頂上冰雪微響。這座安平客店地大房多，主人善於經營，打掃清潔，各處院落中的積雪早已掃盡，房上積雪卻是高達尺餘，吃房中火炕一烤，溶化了好些，簷角上冰柱四垂，上面雖都凍成堅冰，因是新雪，上層虛浮，多半又薄又脆。

旺子耳目雙靈，受過高明指教，稍有響動立時警覺，聽出東小院一面有人在上走動，知己應驗。剛把腳步收住，改路往響聲來路掩去。前面乃是一條貨車通行的道路，東面稀落落種著一排棗樹，正張望間，先是兩條人影貼著對面樹陰如飛馳來，腳步甚是輕快，一身短裝，背上寒光閃閃，還帶有刀，到了斜對面，略一立定，側耳聽了一聽，便朝東偏院角門之內掩將進去。

方想：這大一座客店，如何不聽打更之聲，這兩人如是外來盜賊，店家怎麼擔當得起？心念才動，當頭一人忽然回顧，月光之下看清面目，不由氣往上撞。原來那人正是店東梁五，身後還有一個同黨，兵器是對護手鉤，業已拿在手上，以為這裡竟是一個黑店，打算跟蹤掩將過去。

前面二人進門之後，門內忽又走出一個店伙，雙方打一手勢，忽又退出，隱在對面兩棵大樹之下，好似埋伏等人，看去不似想要害人光景。心方不解，那房上雪響已早停止，待不一會，微聞對面門內有女子怒喝了半聲，底下便無聲息。

梁五似已警覺，朝同伴打一手勢：「東小院有賊，業已出事，我們快走。」說罷，三人各取兵器，相繼往門內縱進。

旺子藏在樹下，離對面大樹只得丈許，聽出梁五等三人發現賊黨，來此偷盜，埋伏門外，想要迎頭動手，不料來賊已由別處房頂上橫越過去，搶在前面。旺子終是年輕好勝，又覺梁五這人不錯，既非黑店，便應助他一臂。同時，又聽東偏院內金鐵交鳴之聲，知己動手，跟著便有手持兵器的壯漢由店伙房中短裝走出，但不跟去，只在院中覓地藏起，向前張望。

左角廂房燈光忽亮，內一壯漢便朝那廂房趕去，隔窗和客人低聲談了幾句，大意是說：今夜鬧賊，東家業已帶人親自出手，包你無事。我們安平店中，客人丟了一草一木，都必照賠，只管放心安眠等語。

旺子本來兩次躍躍欲試，一聽此言更生好感，剛剛舉步，想往門中縱去，忽聽身後有了響動，忙即縱身回顧，正是初到時端酒菜的一個伙計，一見旺子，忙即收勢，恭身說道：「小英雄，恕我無知眼拙，今夜來賊十分扎手，東小院上房兩位女客也非常人，敝東本想和她裡應外合，兩下夾攻，不知怎的沒有動靜，也許中了來賊暗算。如今打得甚急，我知尊客劍俠門下，求你仗義相助才好。」

旺子聞言，越發激動義憤，匆匆點頭，便往對面角門中縱將進去。身剛落地，忽聽頭上風生，一條白影由房頂上往東小院飛越過去，身法快到極點，一閃無蹤。因店伙相隔已有兩丈，並未招呼，也不知是敵是友，忙往裡面趕進。

快要到達，想起師言：「近來賊黨多用迷香毒藥，上次張莊對敵，如非你諸位師叔服過小還丹，也難免於受敵人暗算。你孤身在外，遇見敵人，先將我特製的解藥聞上，方可動手。」

心中一動，忙將身邊解藥噴筒取出，朝鼻孔中噴了一些，然後掩將過去，剛把進門一條丈許長的小弄走完，轉過牆角，目光到處，人已倒了一地。